



潘泽泉：身体消费中的政治、宗教与美学

本页已累计被点击 1104 次

青年的身体被消费社会所殖民，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符号，甚至连民族文化日益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，而成为“被凝视”，“被观看”“被聆听”和“被窥视”的欲望客体，青年的进一步解放，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，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救赎，来标注自己的地位，通过个性化的身体来汇集各种自我关切、祈祥祛邪、满足与压抑等祭祀导向，从心理到地位完成一种自恋式的身体投入。身体在这里变成一种文化效力，在某种意义上是叛逆的标志，是对传统伦理的一种逆反。表现在女孩献身于香水、按摩美容疗养、染发行为、纹身和身上穿孔的时尚、人造美女以及整容等身体行为。改变身体的生理结构是一种风险的投资，手术的失败、后遗症所带来的恐惧被追求完美的物品和时尚所销蚀，身体在一种全面的折磨之中，变成了必须根据某些“美学”的目标来行为、监护、禁欲的危险物品。

女孩追求苗条是一种身体和美学（广告）、身体与医学的共谋的产物，肥胖被看作一种庸俗、丑陋、沉重、多种疾病根源的标志。事实上，美丽和苗条没有天然的联系，美丽在于苗条或肥胖、沉重与轻盈，都是建立在形式和谐的基础上的传统规定和偏好，通过对某种肉体的否定来完成对时尚的宣扬，利用身体的一种表面的、肤浅的宗教来规避那些深层的幻象。绝食或抽调多余的脂肪是一种宗教的产物，是一种不可抑制、非理性的、残忍的自我毁灭，对线条的狂热、对苗条的痴迷如此深刻，这是一种暴力行为，身体本身变成一种祭品。每天痴迷或伤心于自己的腰围、臀围、腿围，追求平坦的腹部、结识的肌肉、光滑的皮肤的一种全新的形象。

广告和网络在身体的内部引入了一种指导性消费的机制，在青年文化中，身体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解放，成为青年人实现自身自由的一种表征，生殖器官是我自己的，我可以随时处理，也可以作为礼品赠送给别人，性欲是现实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，性压抑、性伦理等传统的禁忌被销蚀、被解压，自由的处理自己的性器官、追求短暂快感和刺激掩盖了怀孕、性病、情感贬值所带来的风险。现实不能满足对性的需求，色情广告、色情刊物以及色情网络开始充斥市场，全裸的金发美女、丰满的、穿着黑色的内衣吊带不断地被复制和组合，在这里性本身变成一种消费视觉表征系统，并流入了青年的文化空间，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青年文化消费产品，网络、广告符号一切给人看和听的东西被公然谱上性的颤音，完成一种幻像和象征功能的作用。色情广告及色情网络在青年文化中的渗透，是如此危险地操纵了年青人的“冲动和幻觉”，不仅激起了消费者的想像，而且在年青人中制造不安和犯罪感。这是一种虚假的欲望战略，个体陷入了一种无止境的无意识的身体冲动之中，从卫生到保健美容，一种重新发现身体的渴望，使得身体浸泡在一个处于全面掺假的符号之下，身体的全面解放，表征着从消费到日常生活实践，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全面破坏和颠覆。